



艺术之宫



张恨水全集

艺术之宫

张恨水 著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第一章 一人班之演出

www.BOOKOO.com.cn

读者先生，你若是翻开《辞源》，找到了人字部的时候，你必定可以找到什刹海这样一个名词的。由这一点推想，什刹海是个有名的地方，那可想而知了。这什刹海，在北京城里西北角，北面接连着后海，西北是积水潭，南是北海，玉泉山来的一条水，正要由这里经过，然后灌进三海去。所谓海，其实不过是较大的一片池塘，周围约莫有三里多大，三面是杨柳，一角露出高大古雅的鼓楼，虽然四周有人家，那些人家，半藏在柳树里，是不碍于风景的。海里水不怎样深，一半种着荷叶，一半已成了水稻田，很带着一种乡村意味。由海的北岸到南岸，从中有一道宽堤，切了全海的西边一小部分。堤上两行高大的柳树，罩着中间一条平坦的人行道，和别处的柳堤，或者没甚两样。不过这最老的柳树，弯曲着那半秃的树干，和那阅历很多的老人一样。它暗暗地在那里告诉路旁的年轻人：它看过这里的龙舟凤辇，它也伴过这里的荆棘铜驼，它也看过许多海上的红男绿女，全白了头发。这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幻想。就在老柳树下，有一位白发老人，正演着啼笑皆非的悲剧呢。

这什刹海，虽是个风景区，它同时是个平民的乐园。每到端午以后，柳树拖着碧绿的线条，海里的荷叶，长着碗口大的绿团扇，飘浮在水面。于是这宽堤两边，搭起席篷来，成了绿荫下一个简陋的市场。这里完全是供给平民消夏的，所以除了茶酒摊子之外，其余全是天桥移来的玩艺儿。玩平民玩艺儿的，也有个上中下三等之别。上等的，搭着席篷，支着桌椅；中等的，支个布棚，每天随支随收；下等的，什么也不预备，

哪里找着一块浓荫，哪里就是他们的舞台。在柳堤南头拐弯儿的地方，接着南岸了，这是逛临时市场的一个进口。在浅水沟边，三棵大柳树，向南歪斜着，正好罩住了当空的阳光。树荫下一块光地，围了十来个人，小孩倒占有三分之二。人中间，有两个人在那里搂抱着，玩那北方的玩艺儿，摔跤。那两人，一个穿着蓝布褂子，颜色很有些像小孩子尿片。青布裤子，补了不少补钉，脚穿黑的破靴子。那一个褂裤的颜色，正好倒换过来，穿鞋，全是破的。再看他们的脸，怪了，白得像纸一样，眼睛和口，全不会动。

这两人的脑袋，更有些出奇，不但是没有一根头发，而且是白得像他们的脸色，一般无二，好像是白蜡涂的。其次他们全没有耳朵，只是在脸的两边，有两个黑圈子，作了耳朵的记号。宇宙里，决不会有这样的人类，那莫非是妖怪？乍看到这两个摔跤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想的。可是看过三分钟之后，就看清楚了，那两个人的脑袋，是白布包的，所谓鼻子眼睛，不过是用墨笔画的，并非由肉里长了出来，所以他们虽然穿了衣服，并不是人，是两个假人。既是假人，何以会搂抱着摔跤呢？而他们的奥妙，就在这一点，所以能够引着人来看。尤其是小孩子们，对于这个玩艺，特别的感到兴趣。那两个假人，约莫打了十分钟，忽然的同时倒了下去，却由这两个人衣襟底下，钻出一个半白头发的老头子来。他蓬着头，而且额前荒了大半边，露出光头皮子，其老是可知的。由额上直到他的下巴上，都有那重重叠叠的皱纹。在这皱纹里面，一道道的，记着他在人世上，所尝遍的辛苦。最妙的，他两只手臂，套了两

只青裤脚，倒用两只薄底靴子，当了他的大手套。至于原来两个打架的人，这时却倒着挂在他背上，于是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傀儡，是竹架子罩上衣服，插上布做的人头，缚在他身上的。他自己的两只脚，作了穿蓝裤子傀儡的脚；自己的两只手呢，罩上青布裤脚，当了穿青裤子傀儡的脚了。那傀儡四只手互相搂抱着，全是假的，只有这老头子两只手，在地上爬着，和自己两只脚，互相纠缠，乃是实情。于是脊梁上面这两个傀儡，就仿佛着在打架。老头子脸朝地，头藏在傀儡的衣襟底下。所以围着看玩艺的人，究竟有多少，他不能有一个准数，只是在傀儡衣襟下面，可以看出四周人的腿，或是稀，或是密。他在地上，用白石灰，画了一个方框，框子里写着“一人班”三个大字；另外写了两行小字，乃是：“鬼打架，不说话，无非逗你打个哈哈。你乐了，就赏老小子两大枚，可不敢要你一大把。你瞧了别跑，也别害怕。”在这几句话里可知道他是苦卖艺的。可是当他打完了，这一抬身子向四周一瞧了去的时候，他简直要两眼发直，看热闹的全是小孩子，至大也不过是十二三岁的，他们哪里肯扔下铜子来呢？本来这老头子，在那两个傀儡之下，乱跌乱滚了这样久，那枯皱无味的脸皮上，也如喝了三两白干下肚一般，微微的有些红晕，浮泛出来，犹之乎那多年的坏墙，乱砖堆上，涂了一些青苔，多少有些生意，可是他已有点儿喘气，额头上的汗珠子豌豆那么大一粒，在脸上挂着。现在他一看面前，全是这么些个小孩子，谁也不能扔下铜子来，这一趟玩艺儿，算是白练了，他四周瞧着，直发愣。那些小孩子是瞧他玩鬼打架来了，谁要瞧他发愣？他瞧着那些小孩子，小孩

子也瞧着他，这有什么意思？一个大些的孩子，说了一个“走”字，立刻围着这一块空地的赏鉴家，跑了一个光。老头子脱下了右手一只破靴子，就把套在手臂上的裤脚子，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。心里可在那里计算着，今天早上，房东已经来催过一次房钱啦，约了下午回家多少给人家几个的，现在没买卖，怎办？再说，面，昨日就没了，昨晚上除了两斤棒子面蒸窝头吃了，今天还能赊两斤不成？今天回家，饿着不算，还得对付房东，这穷日子别打算过了。这么大一把年纪，干吗吃这档子苦？向海里一跳，不就完了吗？可是他一想：家里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自己是十分疼爱的。假如自己一跳海死了，她怎么办？虽然自己心里头，已经是看定了一个姑爷，可是这姑爷，并没有说明的，自己一死女儿不能就跟他。那么，说是一了百了，那是靠不住的，闹得不好，也许一了百不了。姑娘到太阳下山，就要到门口来望着他爸爸的，自己若是死了，今天晚上，就得把她急死。这样看起来，还是得活着，活着，那就应当混饭吃。想法子让人家来瞧玩艺，自己还是玩起来吧，于是立刻把死字丢开，口里呛咤当咤，打起锣鼓来。将套着薄底靴子的那只大手，向空中一举，口里可就叫道：“喂！大家快来瞧，一人班，唱拿手好戏，鬼打架。呛咤当咤……喂！你们来瞧，瞧这老小子玩他这个傻劲儿。一个人变了两个人，两个人还得打架，瞧这个新稀罕儿。呛咤当咤！快来！这就快开台了，哈哈！老小子一人班，开锣不演乏戏，一出台就是好的，你们快来瞧。呛咤当深长呛！”他一阵乱嚷，接着抬起穿靴子的两只手，还是在空中乱舞。在柳堤上走路的人，谁也是闲着的，并没有什么事绊

着身子，听了这种喊叫声，也就围了不少的人来。

这老头子，看看来的人，已经有二三十位了，于是将套着薄底靴子的两只手，向大家拱着作了两个揖，露着没牙的牙床，笑道：“各位财神爷，老小子今年六十二岁，早就该死啦。偏是阎王爷在生死簿上，漏了我的名字，还让我活着。活一天，就得混一天窝头，没法子，我只好挣老命，出来玩这土玩艺儿。各位瞧得好，你一乐，就扔下几大枚来，权当是给了叫化子。你可别扔大洋钱，老小子没那个见洋钱的命，见了准抽风，七孔流血而亡。可是你真要扔的话我也不拦着，我就豁出去了七孔流血，见洋钱开开眼，死也值。不信，你扔一块大洋钱试试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看的人哈哈一笑。老头子见大家笑了，有了两分把握，又笑道：“这叫屁话，我是想大洋钱想疯啦。你明知道我见了洋钱就七孔流血，还要扔洋钱下来，岂不是存心害我老小子，你同我老小子有仇？没仇！有怨？没怨！无仇无怨，扔大洋钱害我干什么？这话可说回来了。我明知道各位不会扔洋钱，乐得说上这么一套。你有那一块大洋钱，干什么不好？到班子里去开个盘子，瞧瞧花姑娘，还扰她几根炮台烟呢。扔一块钱，瞧我这脸子？”道着，将靴底使劲打了自己一个耳巴子，笑道：“得！大家乐了两回，准不讨厌我，我这就开演了。”说着一弯腰子，把脊梁上两个傀儡背了起来，就要蹲了下去，可是他套着黑靴的两只手，刚刚要到地面，他又站了起来，向大家拱着手道：“玩艺儿虽然不高明，你就瞧我老小子这一把年纪，真肯卖命，你拔一根毫毛，比我腰杆子还粗呢。一两个铜子儿，你在乎？算你可怜可怜我，多少给一大枚两大枚，

我决不要大洋钱。你出来得匆忙，身上没带着钱，也是人情常事，那不要紧，有道是有钱帮钱，没钱帮帮场子，全是好朋友。就是一层，我老小子还没打这两个鬼底下钻出来，你就跑了，那就……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反正，爱跑的自己去想吧。有人说，老小子，你这真是天桥的把式，老说不练。我说并非我光说不练，我不交代明白，我真不敢躲到小鬼衣服下去，今天让那爱跑的把我害苦了。”说着，他又把那套着靴子的手，三次向人作了个罗圈揖，这才蹲到小鬼衣服下去，练了起来，别看这老头子，是那么一把年纪，当他蹲下去，手绊脚，脚踢手，转动起来，脊梁上两个傀儡，东倒西歪，打的还真酣！

看的人，见这一个白发老头子，说话的声音，都苍老到十分。不料他一钻到傀儡的衣襟下面去，却是这样肯卖力，因此大家看着，舍不得走开。那老头子打到十分紧张的时候，突然的把两个打架鬼向脊梁后面一掀，立刻站了起来。脸上青筋直冒，汗珠直滴下来，可是他一点儿不觉着累，向大家连连作了揖笑道：“多蒙各位捧场，居然一个没走，我老小子这里给你磕头了。”说着，抬起两支套靴子的手，只管把额角在上面碰着，口里道：“各位松松腰吧，多少赏两钱吧。”不料他越说得可怜，看的人越是心硬，从中有几个人，各丢了一大枚，其余一阵风似的，就全跑了。老头子睁着眼望了半天，只管发愣，道不出一个字儿来。许久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全跑了！全跑了！白瞧我老小子卖上一阵子命，他们全不管了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去捡地面上那几个铜子。今天不知怎么了，分明铜子在脚下，眼睛瞧了去，好像隔着四五尺路。于是手使劲

向前一伸，打算去拾钱，不料手指头是早碰着了地皮，疼得缩回去不迭，反而是缩了回来，眼看到地皮很远，人犹如在高大的墙上一般，一阵头花眼晕，人就直向前栽下去。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一阵喧哗。有人嚷道：“呵哟！扮鬼打架的李三胜老头子摔了！”就在这一声大嚷中，一群人围了上来，刚才扮鬼打架的李三胜，已是伏着身体，摔在地上了。他脊梁上背的那两个傀儡，也许是和他表示着同情，一般的倒在地上。这个嚷的人，脸上画了三个白粉圈子，两块白粉在眼睛上，一块白粉圈在嘴四周，他是斜对过小棚子里演双簧的赛茄子。赛茄子远远的早看到李三胜今天生意不好，只管挣命，心里就暗暗的替他捏着一把汗。这时看到他摔了，立刻丢了买卖不做，跑着抢过来，弯下腰去，先摸老头子鼻息，便道：“还有气，这是晕了，快叫警察吧，我先找位大夫瞧瞧，是怎么了？”这样闹着，看热闹的人，也就越来越多，赛茄子蹲在地上，衣服让人踩着，只伸不直腰来，他便扯着衣服向上一跳，叫道：“现在不要铜子，要瞧热闹的就全来了。这么些个人，有作好事的没有？给这老头子找一位警察来。我是脸上有三块白，要不，我就去。”只这一声，转进一个穿白纱长衫的人来。这时，就有人叫道：“好了，梁大夫来了。”那梁大夫分开了众人，挤将进去，先蹲下身子去，将李三胜的脉按了一按，又解开他的衣扣，将手抚摸了几下，因抬头向四面看道：“这里谁是这老头子的熟人？”赛茄子道：“在什刹海卖艺的，都可以说一句是熟人，可是他这个样子，人家怕惹是非，谁都不是熟人了。凑合着，我就算是熟人吧。梁大夫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梁大夫见他脸上还涂着三个

白粉圈子呢，不是有了病人在地下，真忍不住笑。便道：“凑合是熟人不行啦。这人病是没什么大危险，准是神经受了刺激，人晕过去了。我的医院不远，只要有他的熟人出来，证明我是作好事。那末，就可以抬到我医院里去治一治。治得好，我不要钱；治不好，可也不能让我负什么责任。要不然，这年头，人心是难说的，反过来咬我一口，我受不了。”围着看热闹的人，都说这位先生热心，也顾虑得是。赛茄子掀起一片衣襟，擦抹着脸上的粉道：“梁大夫，我交你这个朋友啦！今天买卖不作了，我就作这个证人，送李三爷到医院里去。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儿，有人要讹你的话，我赛茄子给他干上。教人打听打听天桥，东西两庙，这什刹海，我赛茄子也有个小名声儿，屈心的事不能干。”梁大夫道：“那就很好，雇车他是不能坐了，在茶棚子里找把藤椅儿，把他抬了走吧。”赛茄子道：“这事交给我了，请梁大夫在这儿等上一等。”说毕，他又从人堆里钻了出去。不多大一会子，他就和一个人抬了一张藤椅子。这时，李三胜躺在地上，已是微微的睁开了眼睛，接着，还哼了一声。梁大夫微笑道：“这更不要紧了，只管把他抬上椅子去吧。”赛茄子和着同来的那个人，俯着身子慢慢的将他身上的傀儡人儿解下，然后把他抬上椅子去。在这个时候，李三胜又睁开眼来，向赛茄子看了一眼。他的眼珠，似乎也能够转动，不是先前那样白的多，黑的少了。赛茄子道：“三爷，你好一点啦？”李三胜头微微点了一点似的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赛茄子向围着看的人道：“现在不用帮场子了，让我们把他抬着走吧。倘若是病好了，少不得还要到这地方来干那玩意，到那时候，大家多扔

两个铜子儿就算行好了！”看的人倒是狠命的盯了他一眼，然后让出路来。赛茄子也不理会，自和人把椅子抬着走了。什刹海这么一道长堤卖艺的人就多了，少了这么一个玩鬼打架的，谁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同的情形，看的人还是看，玩的人还是玩。太阳慢慢偏西了，杨柳树梢上，抹着那样金红色的阳光，最高树梢上的蝉声，吱哪吱哪的断续响着，似乎也带了一种凄惨的意味，于是那些寻找低级趣味的游人，也纷纷的散去，这个吵闹的市场，也就像李三胜那么一摔，立刻停止活动了。

第二章 歇着呢还是挨饿

在斜阳告别了什刹海柳树梢儿的时候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匆匆跑了前来。她一直的跑到李三胜卖艺的所在，才停住了脚，四周的望着，口里不由得咦了一声。那是她表示着，怎么人不见了呢？四周看不到，她又低了头在地下寻找，居然发现了一支尺来长的旱烟袋。便一弯腰捡了起来，只管拿着发愣。因为这里是临时市场的出口所在，所以过了一会，便有挑着担子的人走了过来。她便向那人点了下头道：“劳驾请问你一声，这儿那个玩鬼打架的老人家，今天下午没来吗？”那个挑担子的，站住了脚，向她打量了一番，因问道：“你这姑娘，是他一家人吗？”她道：“他是我老爷子，到这大晚半晌儿，还没有回家去。”说着，手玩弄了那支旱烟袋，只管皱了眉头。那人就歇下担子来，对她望着道：“姑娘，我说了你可别着急，你们老爷子玩着手艺，也不知道怎么不称手，可就摔了。”姑娘道：“什么？什么？他摔了？人呢？”挑担

子的道：“我不是对你说了别着急吗？好得是在这里那唱双簧的赛茄子，真讲一分儿义气，歇了买卖不作，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。”她道：“是哪个医院？”挑担子的摇着头道：“这个我可不知道。”那姑娘听到这种消息，先是呆了一呆，脸上可是青一阵红一阵的，只管变着颜色，眼睛角上两粒泪珠，差不多要滚了出来。那个挑担子的人，看到这种情形，怕惹出是非来，说声：“你打听打听吧。”不说第二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这柳树下面，现在便只剩了她一个人。夕阳落下去了，晚风是更显着清凉的，她静静站在这当风的所在。衣襟让风吹着，和她头上蓬起来的头发一般，飘荡不定。她自己已是失了知觉了，不知道在这里已经经过了多少时候，也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，她还是继续呆站着。另一个挑担子的人又过来了，就向她道：“咦！这位姑娘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待在这儿？”那姑娘猛然的抬起头来，望了他道：“我爸爸到底是进了哪个医院呢？”那个人瞪了眼道：“什么？谁进了医院？”那姑娘这才想起来，不道名姓的，就问爸爸进了哪家医院，人家知道谁是我的爸爸呢？这样一想着，心里是分外的难为情，立刻跑上了大路，躲开那人。可是和那人分开了，更无从打听父亲的消息，急得两手搓了手绢，只是在南岸上一排柳树下走来走去。找不着父亲，自己是不忍心回去的。可是什刹海作买卖的人，全走光了，这又找谁去问呢？于是靠了一棵柳树干，咬了嘴唇皮出神。她这种情形，是很容易让人注意的。便有一个挑担子的人，在路上经过，走一步看一下，只管向她来打量着。她自低了头在那里出神，却没有理会到有人在打量她。所以她忍住在眼角上的那两点

眼泪，到底是流了出来，不住的向地面上滴着。那种晒得成了干灰似的尘土，滴着这几点眼泪下去，哪里会有什么痕迹？这也就好像她不能够找着父亲，那是一样。她偶然的一抬头，那两行眼泪，不向地上灰尘里滴了去，可向脸上披流着了。那个挑担子的人，到底是不能忍住他心里的话不说，就歇下了担子，远远的站着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走失了路途吗？”那姑娘猛然的向后一退，似乎吃了一惊的样子。挑担子的又微躬着身子笑道：“姑娘，不要紧的。你若是走错了道，不认得回去，你言语一声，我去给你找警察来。”那姑娘向这人看看，约莫有二十三四岁，面团团的，却是个老实人的样子，天气又还早，料着不会有什么意外，便摇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走错了路。我老爷子是在什刹海卖艺的，听说今天下午在这里摔了，有人送到医院去了，可又不知道是哪个医院，所以我只站着发愣。”那人呵哟了一声道：“你说的是李三爷？那我们是熟人啦。我叫万子明，在什刹海摆书摊子的。我知道他到梁大夫医院去了。”那姑娘看了万子明一眼，想着这事究竟有些尴尬，依然低了头，靠住柳树站着。万子明手扶了挑担子的扁担，四周望了一望，因道：“姑娘若不要我送，我就不送。由这里向东，一直去，东皇城根中间，路北有几棵大树，一座大红门，那就是梁大夫医院。门牌多少号，我可说不上了。”那姑娘这就点着头道：“你说得这样清楚，我可以自己找着了，等我老爷子好了，让他给你道谢。”这样说着，她再不说什么，立刻就顺着道向东走了去。果然，在东皇城根中间，有几棵大槐树，罩着一座大红门，门口挂了一块黑字的白牌子，那是不是医院，自己不认得字，不敢断定，

正在路上徘徊打量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门里一阵喧哗拥出好些个人，第一便是那个演双簧的赛茄子，手背在后面，抬了一张藤椅子出来。椅子上躺着一个人，可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？立刻抢上前，口里乱叫着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是怎么样了？可把我急坏了啦！”赛茄子和后面抬椅子的那个人，就把椅子停好了，他便笑道：“现在好多了，大夫说不要紧的。”李三胜睁开眼来，望着她，先重重的哼了一声，因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于是向赛茄子道：“丁二哥，这是我姑娘秀儿。秀儿，我告诉你，多亏了丁二爷真讲交情，送我到这儿来。又难得这梁大夫这么一个好人，白给我瞧了病不算，还给了我两瓶子药水。咱们穷人，没什么谢人家的，将来给人家多磕两个吧。”秀儿叫着，就向赛茄子鞠了一个躬，和帮着抬椅子的人，也鞠了一个躬，因道：“我这里给二位谢谢了。到我家路还不近呢，哪好让二爷再抬，我去雇一辆车吧。”赛茄子摇摇手道：“姑娘，这个你别和我们客气，老爷子的身体要紧，我们还是给你抬了去。等三爷好了，你怎么和我们客气也成，现在别顾这些。”说到这里，李三胜躺在椅子上，情不自禁的，又哼了一声。秀儿看了这情形，就不敢说什么了。赛茄子和那个同伴，抬了椅子，向李家走着，秀儿低头随在后面，一步一步的跟了走，走不多路，那个摆书摊子的万子明，将担子歇在人家墙根下，便悄悄的靠近了过来，低声问道：“三爷的病，好些了吗？”秀儿看他这分儿小心，便笑道：“好些了，让你惦记着！”李三胜睡在椅子上，倒是听到了，便回转头来问道：“秀儿，你和谁说呀？”秀儿道：“是一位姓万的先生，他也在什刹海摆书摊子，

说还认得你。多亏了他告诉我，你在梁大夫医院里。要不然我到什么地方找你呢？”李三胜道：“是的，是万子明大哥，我们平常倒很好的。”那万子明就挑了担子，并着藤椅子走，问道：“三爷，你好些啦？”李三胜道：“好些了，差不多儿回姥姥家啦。明儿个我的病好了，给你道谢。”赛茄子道：“万大哥，你府上不是住在东城的吗？怎么顺着我的道向西走呢？”万子明笑着呵了一声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！只管说话，我都走转了向了，明儿见。”说着他才点了一个头，转身向东而去。赛茄子将李三胜抬着回到家里，还把他抬上了炕。依着秀儿，还要烧水给他们喝。赛茄子不肯打搅病人家，和同伴带着椅子走了。这时，天色已经昏黑了，秀儿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。淡黄色的灯光，照着这矮小的屋子，越发是增加了一种凄凉的滋味。小桌子上，放着瓦罐子、小玻璃瓶子、纸盒子、报纸卷儿，还有小纸口袋，装着半口袋杂和面；小破碗儿，装着一小撮子黑盐。桌子底下有四五十个煤球儿。秀儿向屋子里四周看看，皱了眉道：“偏偏是今天没收拾屋子，今天家里就来了人。”李三胜在床上哼着道：“咱们这穷得没饭吃的人家，难道在屋子里，还能摆出一朵花来不成。孩子，你又使出你那脾气。”秀儿便走到炕边，强笑道：“不是啊！你一个有病的人，屋子里干干净净的，你瞧着也心里开阔些。屋子里，除了炕，统共是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的地方。桌子上不必说了，你瞧这椅子上……”三胜顺着她手指了，向那三腿椅子看时，有一支破瓦盆，里面有小半边老倭瓜，压在一堆衣服上，长的扫帚、短的擀面棍儿、一把破洋铁壶，全堆在上面。因道：“这怪我吗？你闲着

没事，在家里怎不收拾收拾？”秀儿道：“我没闲着呀，在北屋子王姥姥家，忙着糊取灯盒儿。今天我忙着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，才糊了三百多个，脖子酸得都抬不起来了。火柴厂里给王姥姥多少钱一百个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给王姥姥帮着糊，是两大枚一百。忙了一天，什么事全耽误了，只闹着十二个小子儿，够干什么呀？明天我不干了。有这工夫，干什么也能挣出个一毛两毛的。”三胜没作声，在床上哼了一声。秀儿伸手摸摸他额头，把炕上一床破被条，轻轻的牵着，给他盖了上身，问道：“爸爸，烧口水你喝吧？”李三胜道：“我把药喝下去就得了。瞧这样子，今天家里准没有生火，哪儿找水去？唉！我怎能够不干？不干，这日子也要过得下去呀”秀儿这就不敢作声，悄悄的走出房去，到同院子的院邻家去，讨了一碗白开水回来，这才洗干净了一只茶杯子，倒了瓶里一格子药水，送到炕边，让三胜喝下去。当三胜抬起身子来喝药的时候，一眼看到玻璃灯里的煤油，只剩下斗底下一小层，还不到半寸高。喝下药去，侧了脸睡在枕上，只管望了灯。秀儿先是收拾着桌子椅子上的东西，没有注意到炕上的人，回头看到父亲，只是掉转头来，看了桌上的灯，两只大眼瞪着，动也不动，心里倒有些害怕，便问道：“爸爸，你老瞧着灯干吗呀？”三胜哼着道：“这煤油灯里的煤油，又点干了。我想着，准是今天卖油担子来了，没赊油给咱们吧？咱们该他多少钱了？”秀儿道：“不到一块钱呢。他不赊就不赊。可是他还想要咱们的钱，不想咱们哪有钱呢？”说着，噙了嘴抱了两手，坐在那刚收拾出来的破椅子上。李三胜道：“你别说这话呀，一个赊一块，十个赊十块，